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IV)

于摇行 轶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摇摇目摇摇录

序摇摇

- 罗丝·伊格尔摇摇〔美国〕西·汤姆斯摇摇
我的大波斯菊摇摇〔美国〕西·汤姆斯摇摇
利诺和他的主人摇摇〔美国〕西·汤姆斯摇摇
一毛不拔的情人摇摇〔美国〕欧·亨利摇摇
一千元摇摇〔美国〕欧·亨利摇摇
钟摆摇摇〔美国〕欧·亨利摇摇
买主摇摇〔美国〕欧·亨利摇摇
白手起家者摇摇〔美国〕李·柯克摇摇
粤月 and 悦摇摇〔美国〕李·柯克摇摇
谋杀房东摇摇〔美国〕李·柯克摇摇
苹果树摇摇〔美国〕约·格立克斯摇摇
凯赛娅摇摇〔美国〕约·格立克斯摇摇

摇摇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目摇摇录

- 一个女人摇摇〔美国〕约·格立克斯摇摇轶园
一个悲剧摇摇〔美国〕杰克·伦敦摇摇轶源
伯爵的贵宾摇摇〔美国〕杰克·伦敦摇摇轶园
未知数摇摇〔美国〕艾辛格摇摇轶园
魔术师的报复摇摇〔美国〕托·砸·索斯摇摇轶苑
一位幽默家的自白摇摇〔美国〕普·戴伊摇摇轶园
勋章摇摇〔俄罗斯〕屠格涅夫摇摇轶员
纪念册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轶员
文官考试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轶员
看不见的眼泪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轶员
月食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轶园
外交家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轶源
神经摇摇〔俄罗斯〕契诃夫摇摇轶园
住别墅的人摇摇〔俄罗斯〕亚·伊·谢德林摇摇轶

员苑

摇摇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摇摇



摇摇目摇摇录

冒充者摇摇〔原苏联〕匀·伊萨耶夫摇摇转页怨

马美人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源

化妆的天使们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苑

百合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圆

厕中成佛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源

当铺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象

雨伞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员

吵架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猿

遗容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源

秋风中的妻子摇摇〔日本〕川端康成摇摇转页苑

监视哨摇摇〔日本〕星新一摇摇转页怨

大度人家摇摇〔日本〕星新一摇摇转页源

重要情节摇摇〔日本〕星新一摇摇转页愿

石榴摇摇〔日本〕井上靖摇摇转页员

摇摇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源



摇摇目摇摇录

- 竹叶舟摇摇〔日本〕秋叶季人摇摇转_源缘
秋雨潇潇摇摇〔日本〕秋叶季人摇摇转_源愿
信摇摇〔日本〕大西赤人摇摇转_源员
邻居摇摇〔日本〕森瑶子摇摇转_源源
死摇摇〔日本〕森瑶子摇摇转_源苑
美人花摇摇〔日本〕夏目漱石摇摇转_源员
梦幻的雪摇摇〔日本〕夏目漱石摇摇转_源缘
久违的人摇摇〔日本〕御园彻摇摇转_源愿
偶然的莽撞摇摇〔日本〕村田浩一摇摇转_源园
失盗摇摇〔日本〕森村诚一摇摇转_源愿
神秘人摇摇〔日本〕森村诚一摇摇转_源园
无重力犯罪摇摇〔日本〕森村诚一摇摇转_源猿
纠缠摇摇〔新加坡〕君盈绿摇摇转_源兀
乖孩子摇摇〔新加坡〕君盈绿摇摇转_源愿

摇摇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目摇摇录

- 谜摇〔新加坡〕君盈绿摇 鞣鞣鞣鞣
鬼婴摇〔新加坡〕木子摇 鞣鞣鞣鞣
节日摇〔新加坡〕雨桐摇 鞣鞣鞣鞣
阿混摇〔新加坡〕雨桐摇 鞣鞣鞣鞣
“?!”摇〔新加坡〕雨桐摇 鞣鞣鞣鞣
文化自测题摇〔新加坡〕依泛伦摇 鞣鞣鞣鞣
假如你到马尼拉摇〔新加坡〕耘·希顿摇 鞣鞣鞣鞣
寻人启事摇〔新加坡〕耘·希顿摇 鞣鞣鞣鞣
爱神者摇〔马来西亚〕爱伦·波普摇 鞣鞣鞣鞣
歌王摇〔马来西亚〕王勃摇 鞣鞣鞣鞣
枪声摇〔马来西亚〕匀·孕·格赫里摇 鞣鞣鞣鞣
玫瑰摇〔马来西亚〕匀·孕·格赫里摇 鞣鞣鞣鞣
梦呓摇〔马来西亚〕匀·孕·格赫里摇 鞣鞣鞣鞣
作为心理学摇〔菲律宾〕伊兰加特拉尼摇 鞣鞣鞣鞣

摇摇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

摇摇



摇摇目摇摇录

唐璜摇摇〔菲律宾〕秋心摇摇转园缘

茄汁面摇摇〔菲律宾〕李贵德摇摇转园远

割草人摇摇〔菲律宾〕李贵德摇摇转园苑

暗灯摇摇〔印度尼西亚〕南喃摇摇转园园

出租房摇摇〔英国〕罗·吉卜林摇摇转园圆

挚友摇摇〔英国〕罗·吉卜林摇摇转园肆

照相师的摆弄摇摇〔英国〕史·沃克摇摇转园伍

朋友摇摇〔英国〕拉·鲍威尔摇摇转园陆

一个爱情故事摇摇〔瑞士〕克·卡文摇摇转园柒

一杯咖啡摇摇〔瑞士〕魏格曼摇摇转园捌

长大成人摇摇〔瑞士〕彼·毕克塞尔摇摇转园玖

疑病摇摇〔瑞士〕弗·德布卢埃摇摇转园拾

罗马的上尉摇摇〔奥地利〕厄·冯·霍瓦特摇摇转

猿园

〔美国〕西·汤姆斯

罗丝·伊格尔

摇摇这个故事似乎不够紧凑，不够精练。这是它的主要毛病：不那么精练。读来使人感到是在吃一串葡萄，而不是高雅正餐前的一小盅腌鱼子。……有时，我有拖泥带水的坏习惯——写得太多而寓意不深。那全然是漫不经心。

来到世上，最初十四个年头的的生活罗丝·伊格尔这样快便全无记忆了，这真是太好了。这十四年只是空梦一场。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是在她“第一个东家”的厨房里，坐在她那黄色铅皮箱上，双手双膝在莫名其妙地颤抖，双颊紧张得通红。她和那只黄铅皮箱真像是哪一次海上风暴的最后一个浪头从后门给冲到泰勒太太家的厨房里的——看上去是那样的凄惨，那样的陌生，而且她的头转来转去，好像是第一次领略到安谧与宁静……

那是十二月里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天已近夕。阳光从拉上的百叶窗缝里射进来，成为一道道长长的、铅笔似的光柱，投在地板上，投在餐具柜的门上，投在一张教堂年历画上，上面画着一位和颜悦色的年青耶稣怀抱着一群羔羊。她的对面坐着泰勒太太，在为婴儿换尿布。孩子伸开四肢，躺在她膝

上,挥舞着小手,嘴里吹着泡泡。泰勒太太用含糊不清的、唱歌似的声音,滔滔不绝地对罗丝说着。壁炉台上的钟发出清脆的嘀答声,洗碟间的水龙头在“得、得”地滴水,声音像是偷偷摸摸的脚步声。

无论泰勒太太说些什么,罗丝·伊格尔总是左一个“是,太太”,右一个“不会的,太太”地答应着。

“罗丝,你就睡在雷吉的房间里。雷吉是我的大男孩,今年四岁,刚上学。既然你来了,晚上我就不再照看婴儿了——他老是不让我睡。你带惯婴孩吗?”

“哦,带惯,太太!”

“我今天不太舒服,实在不想告诉你该做些什么,”泰勒太太说,她懒洋洋地把尿布用别针扎好,婴儿还在咯咯发笑。

罗丝·伊格尔站起身,到泰勒太太面前弯下腰,说:“来,把他交给我吧。”她抱过那暖乎乎胖墩墩的肉团,直起身子,这时她不再感到害怕了。这幼小的泰勒对她来说,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得到了一碟牛奶似的。接受便表明是顺从。

“哟!他的头发多漂亮啊!”罗丝把孩子贴在怀里说:“就像黑羽毛一样。”

泰勒太太站起来,双手举到头前。她穿着浅紫色的棉布套裙,显得高高瘦瘦的。她将披散在前额的黑发往后理了理,半闭着眼睛,嘴唇在微微颤动。

“啊呀!你的气色真有点不对!”罗丝说,她欣赏泰勒太太的举止。“你到床上去躺一会儿,太太,我马上给你送一杯茶来。这儿的事我会尽力做好的。”

她送女主人走出厨房,穿过狭窄的过道,一直送到女主人

的卧室。“躺下，把鞋子脱下来！”泰勒太太叹着气，顺从地照她的话办，罗丝·伊格尔便蹑手蹑脚地回到厨房里去了。

〔美国〕西·汤姆斯

我的大波斯菊

摇摇“你见过我的大波斯菊吗，亲爱的？你今天留意过我的大波斯菊吗？说真的，尽管这些花是我的，我得说我可还从来没见过它开得这样漂亮呢。人人见了都啧啧叹赏。人们会停下来仔细瞧上一番。这些花伸出了篱笆，孩子们却不摘，我感到这些孩子真是太好了。瞧那些浅紫色的！你曾见过如此娇嫩的花吗？颜色又是如此的不寻常！只要我一想到所有的这些美丽的花是用三便士从大百货公司买来的那一小包花籽种出来的……”

那些大波斯菊像蝴蝶一样轻盈，微风吹拂，花瓣就像翅膀一样舞动。花的颜色有乳白的，有浅紫的，有粉红的，也有淡黄的。透过纤细的绿枝，你仍能看到那沾上了泥土的种籽袋，夹在苗床里的一根木杆的裂缝里。凯赛娅记得，那天她看着范姨撕开一个角，把那像鸟食草籽一样细小的花籽拍出来，然后培上细土。种完，两人一起站着，正如现在站在一起一样，双眼凝视着，虽说眼前什么也没有，却看到了此时此刻所看到的一切。那么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同呢？这太难理解了。她说：



“这些花真是漂亮极了,范姨。”

“瞧那只蜜蜂,凯赛娅!瞧那只柔软光滑的大家伙!”

她们看着那只蜜蜂。它落在一朵大波斯菊上时,那朵花弯了下来,摇晃着,抖动着,好像是在和蜜蜂开玩笑。蜜蜂飞走时,花瓣动了动,像是在笑。

“不过,我真的该走了,范姨。”

“再待一会儿,亲爱的。趁你在这儿,我马上去把厨房里的剪刀拿来,修掉一、两枝枯枝。”她去拿了剪刀,很快又出来了。没等凯赛娅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范姨已开始迅速地、毫不心疼地把最好最大的花剪下来。

“啊呀,范姨,你这是在干什么!”凯赛娅惊呆了。“别剪了,我一朵也不要。你为什么总是把什么东西都送掉呢!我们家有成千上万的花。花瓶里的花昨天才换过。呀呀,范姨!”

“就这些,凯赛娅,就这么一点为你自己房间里的花瓶而选的。”她把花塞到凯赛娅手里,紧紧压住凯赛娅的手指,硬要她收下。

“这些花剪下来后会开得更好的。你知道我这不是骗你。”

是啊,这倒是一种安慰。凯赛娅对着一朵纤细的半开的花蕾微笑着,花瓣从花心向外展开,就像一只非常小的羽毛球上的羽毛。

“好了,再见了,范姨。”

她转过身去。范姨把她抱在怀里,紧紧地抱住她,热切而又庄重地看了她一眼,随即迅速地轻吻了她一下。

[美国]西·汤姆斯

利诺和他的主人

摇摇只要看一下波茨先生,你就会认为,这里总算有一个人,他身上没有一点是值得炫耀的了。他是个身材矮小、无足轻重的家伙,系了一根弯弯扭扭的领带,帽子太小而外套却又太大。他在邮局工作,每天上下班提的那只棕色帆布公事包全然不像是一只办事员的提包。那倒像是一只学童的书包,甚至连锁扣也只是一颗圆孔的钮扣。你会想,那里面还会有面包屑和苹果核。再说,他脚上穿的靴子也有些怪,是不是?系鞋带的地方露出了他那双炫丽的袜子。这家伙把靴舌头究竟弄到哪儿去了呢?“炸了吃了。”切斯尼公共汽车上的人打趣地说。可怜的老波茨!“不!可能是埋在他家花园里了。”他腋下夹了一把伞。下雨天,伞打开后,他却完全消失了。他不存在了,只不过成了一把会走的伞,而那把伞则成了他的外壳。

波茨先生住在切斯尼住宅区的一所矮平房里。房子边上那鼓出的水箱使它给人以一种悲伤压抑的感觉,就像是一所患有牙疼的矮平房。这儿根本没有花园。屋前院子里的地上有一条踩出来的小径,从屋门通向院子大门。准备辟为前草坪的地方已开出了两个花圃,一个圆的,一个长方形的。每天上午八点半,波茨从这条小径走出,搭乘切斯尼公共汽车;每



天傍晚，波茨踏着这条小径回家，而那大茶壶似的公共汽车隆隆地继续向前驶去。天快黑时，当他慢慢吞吞走近院门急切地想拿出烟斗吸口烟时——进了院门他是不准吸烟的——他副样子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卑怯，连一颗颗欢快闪烁的大星星也似乎在互相挤眉弄眼地取笑他，说：“瞧他那模样！让我们来扔点什么东西下去！”

波茨在消防站下了电车，准备换乘切斯尼公共汽车时，他发现出了什么事了。车在那儿好好的，但是司机却不在驾驶座上，他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半身子在发动机底下。售票员帽子也没有戴，坐在踏板上卷着烟，不知在想些什么。一小群办事员还有一两个女职员站在那里，瞧着那辆空车。司机摇动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辆车侧向一边，微微颤抖着，这种情景看了着实使人悲哀怜悯。那就像一个出了事故被撞伤的人，想说：“别碰我！别走近！别弄痛我！”

然而这一切又是那样的平常，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问什么，因为汽车到切斯尼毕竟才刚刚通车几个月。他们只是等着碰碰运气。其实，当波茨走过来的时候，已有两三个人决定走回家去了。但是，除非万不得已，波茨是不想走的。他累了。昨天夜里他忙碌了半夜，给他妻子揉胸口，他妻子胸口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疼痛。还帮助那昏昏欲睡的女佣去热敷布、冲热水瓶和煮茶。当他最后带着一双冰凉脚躺下睡觉时，窗外已蒙蒙发亮，公鸡也已开始叫了。所有这一切也是十分平常的。

波茨站在人行道的边上，不时地把那只棕色帆布包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脑子里开始追忆起前一天晚上的事。不